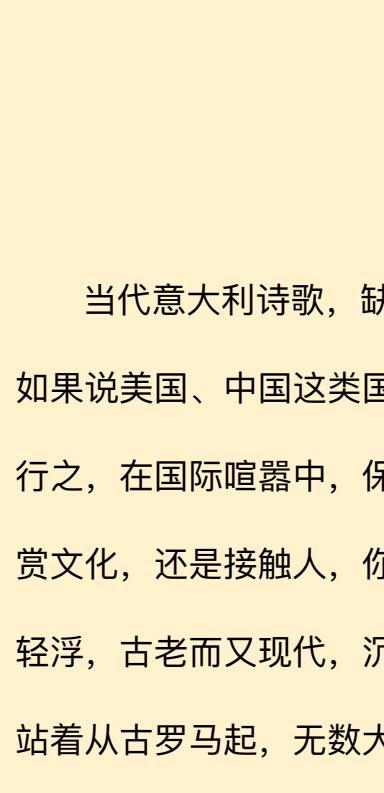


首页 幸存者诗刊 幸存者文库 诗人艺术馆 返回目录



Irene Santori (意大利)诗：液体之书 | 译：杨炼

介绍一位意大利女诗人

当代意大利诗歌，缺少蒙塔莱、夸西莫多那样世界显赫的名字，但并不乏优秀的诗人。某种意义上，如果说美国、中国这类国家的诗歌，或许受政治影响，总孜孜于“国际影响”的话，那意大利正好反其道而行之，在种族基因中，保有一份基于本土的、植根深远史和传统的定力。在意大利，无论感受生活，欣赏文化，还是接触人，你时刻都会感到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地中海蓝般的元素——美。这美感，艳丽却不轻浮，古老而现代，沉稳同时灵动。诗人们安静而自信地写作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正被写下的每行诗里，站着从古罗马起，无数大诗人如维吉尔、奥维德、但丁们的身影。

艾琳·桑托里 (Irene Santori) 1973年出生于罗马，现在还住在那儿。她是一位诗人、翻译家和散文家，毕业于罗马马普恩扎大学系，论文主题为法语文学：《让·拉辛悲剧中的谎言、自欺和觉醒》。之后，她专攻文学翻译，出版了《译自罗马祈祷书的圣歌和赞美诗》(Olschki, 2008年)。她出版的诗集，包括《经验与差别》(Gazebo 2006)、《上帝酒店》(Empire 2010)、入围Lorenzo Montanari奖，2018)、《液体之书》(Aragno, Parallelia 系列)。作为Nino Aragno Editore出版社的代表，她经营着《平行诗集》和《平行曲集》双语系列（一种为诗歌文本和视觉艺术跨界而设计的形式）。这两者都构思于她受聘为广州中山大学2019年秋季的驻校诗人。在中国逗留期间，她的诗作已被翻译成英文、西班牙文、葡萄牙文、德文、中文等。目前，艾琳·桑托里正在翻译法国诗人Michel Deguy (龚古尔奖，2020年) 临终自传给她的法语诗歌。

我这里翻译的诗作，选自艾琳·桑托里的最新诗集《液体之书》，虽然由于时间限制，我只翻译了她自己选择的一小部分作品，但从中仍不难看出这位女诗人内心的力量。在诗言节奏间转换的自如，特别是驾驭具体与抽象、优雅与野性感觉的能力。从到故乡荒野到广岛，从阿尔塔米拉史前洞穴的壁画到当代屠宰场，从存在的宗教韵味到大胆的色情，她的诗视野开阔，充满跳荡，有用不完的活力。令人不由想起，古希腊四大元素中的“水”——那落雨，影响于我们身体内外、浇灌天地之间一切生命的“液体”。我期待这里的译诗，只是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位诗人的开端，后续者将追踪而上。令艾琳·桑托里获得更多的中国读者。

杨炼

2022年7月3日

液体之书

诗：Irene Santori (意大利)

译：杨炼

第12页

筋疲力尽，鲜血淋漓，他们回到山洞，切开鹿、水牛和猛犸象，尤其是野猪的眼睛，看着射进它里面的箭。

筋疲力尽，鲜血淋漓，他们回到山洞，切开鹿、水牛和猛犸象，尤其是野猪的眼睛，看着射进它里面的箭。

第14页

三十年前，我叔叔列纳尔多带着我，到我家附近的田野里打猎。他拿着步枪，我跟着他。仲冬时节，我记得那寒冷，万物俱寂，泛滥的灰色和我对他的信赖，他整个疯了。

对迁徙、季节、旅程，我那时知道什么？现在知道什么？谁会来这儿觅食、让人活下去的东西？这是我画出的冬天。细胞，一切易碎。像我的手指，没有神经末梢，我的玻璃指甲在上面。寒冷带走了任何厚度。我不得不把枪对准它们。步枪非常重，比一个十岁的女孩还要重。我一路趔趄趄趄前行，很难安放我的靴子，于是，因为泥土软硬不同，一条腿插进过去，另一条却滑到一边，我感到脚跟脱离自身和爬上了腿。我的腰带沟受到一击，双腿并拢，将脚往后推入靴底，但这次赤着脚，因为袜子都滚到脚掌了。我调整我的膝盖，截在地面像标杆子，要吸干沼泽。我喘着粗气的身体又出汗了，我再次感到了体积，层次，腹股沟刺痛，折磨。

但步枪呢？它哪儿去了？我抬起头，看到空中有一个轻盈的影子，像那些被焚毁的小灵魂在篝火上盘旋，垂直落地。篝火在牵动我太阳穴的一击上。列纳尔多一手抓住狗的项圈，大喊“快跑去拿！”。

我直起身跑去，像个稻草人，我被塞满了，满身是泥，着了火，抽掉脊梁骨，有什么没漏水，我吞下了不少。泥浆从我的膝盖滴落到脚踝，从大腿到脚后跟，每走一步都在摇晃。缠结的袜子把我的脚裹成两半。我漏了，流着口水，哭啊，哭啊，吞下从脆弱水坝崩溃出的一切。我到尸体边捡起它，愤怒地翻找着，感觉到胸骨和一根温暖的肋骨，器官凸露，下，上，翅膀，头骨。

我们打中了他哪里？在哪儿？得剥探多远？进入保鲜物内多深？到那食物里多深？

“非常漂亮！”列纳尔多从身后面对我说。他把它拿在手里，抓住他耷拉的头。我注意到很长的喙。我看那长长的喙会自行开启。我看到那长长的脖子在我叔父的手指间自行转动，他扭着它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次。

支撑穹顶的扭转小柱  
小柱。  
色彩招转的直棂玻璃窗，小柱子。直棂窗。  
这是望远镜和狩猎。  
脖颈与瞄准线与视觉的碰撞。  
达狩猎的愿景  
全部疼痛和视觉  
我做的事情

他把它还给了我，在路上抱着我。为它给我双手的温度自责。但突然，某个硬角电击了我，顶住我的外套，我身边弹起一个弹簧。那是一条腿，那是喙。他比以往更有活力，歇斯底里得越来越强，正在殴打拥抱他的坟墓。他把它从我的胸前拽了出来。

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八、多次。再一次。

我只记得  
前门  
流血的脚后跟  
一切和某些事物的终结  
伟大的无欲者，追在眉睫的独立穹顶，  
潜入壮丽的液体之书  
泛溢的宇宙行间。

那时钟声  
敞开。是我

\*阿特拉米拉洞穴：在西班牙北方，洞中充满惊人的史前壁画和雕刻。

第26页

轨道即虚词  
之一  
天幕中布有黄道草图  
和紧随半月的  
超越形式

无限讲一个全新的故事  
我放学时为引你注目  
奔跑着

我从花丛中摘下花  
直到那顶她不要我的花冠

第64页

非广场  
阿尔塔米拉还有什么？  
狩猎场景，空气高炉中的双手  
恐光症，每个人尖叫着象声词  
和残留的眼睛

盯着他们旁边的那边张开——没有衣服和餐具可分享。

我们沾沾自喜，就像我们穿州过县，我们甚至不饿，

此刻我们已喜欢上了它

即使只在

审视

动物脂肪如何燃烧，

那需要多久。

刹那间，一丝疑惑照进我们

或记忆一段记忆——有人松开他的领带——

是我耗尽了油

\*阿特拉米拉洞穴：在西班牙北方，洞中充满惊人的史前壁画和雕刻。

第102页

《实践》（一）\*

他们开始用眼睛咬彼此

爱的玩偶儿。

在心以手两英寸

对血液有益。

吻尾蛇朋友和黎明

他扎穿一个刀口长大再长大

起初我早早撩起我的裙子

发作时，它们看去不像

羽翼拍打

却像冰雪

而后我漫澧澧跟着走，

地球的液体部分，

那小孩儿，

- 我对你没兴趣 -

瞧是的，对谁来说，这正好，

因为比起鸽子笼，我更爱

拆毁这座庙

\*《实践》是一组情色诗。

第104页

《实践》（二）

那是你能抉择的十字路口，

但你死在了那里

不安和沮丧

你性我，碰我

烧焦与黑

如我

和光

- 由于太阳入夜时与我平齐 -

不止自豪，

不是全部，

而是从我

折翼到脚趾

\*《实践》是一组情色诗。

第36页

直棂窗

列纳尔多朝自己的嘴开了一枪。

我爸爸听到枪声，先跑了。

我正在生我的女儿。

....是喉咙里的肿块，不是吗？

整个公牛的脑袋里

红色行星眼，所有泡沫，蹄子和锁链，

成吨成吨的头骨

放出人来

....拆解。

咆哮是幸福

你打开后背，可以看到

火，圆环，老虎，跳跃

我爸爸

出去，

火药筒，小玩意，像笑

你赤裸在走廊里跑，

背心汗淋淋，孩子，

出去，这是七月！

第102页

《实践》（一）\*

他们开始用眼睛咬彼此

爱的玩偶儿。

在心以手两英寸

对血液有益。

吻尾蛇朋友和黎明

他扎穿一个刀口长大再长大

起初我早早撩起我的裙子

发作时，它们看去不像

羽翼拍打

却像冰雪

而后我漫澧澧跟着走，

地球的液体部分，

那小孩儿，

- 我对你没兴趣 -

瞧是的，对谁来说，这正好，

因为比起鸽子笼，我更爱

拆毁这座庙

\*《实践》是一组情色诗。

第104页

实践（二）

那是你能抉择的十字路口，

但你死在了那里

不安和沮丧

你性我，碰我

烧焦与黑

如我

和光

- 由于太阳入夜时与我平齐 -

不止自豪，

不是全部，

而是从我

折翼到脚趾

\*《实践》是一组情色诗。

第36页

直棂窗

列纳尔多朝自己的嘴开了一枪。

我爸爸听到枪声，先跑了。

我正在生我的女儿。

....是喉咙里的肿块，不是吗？

整个公牛的脑袋里

红色行星眼，所有泡沫，蹄子和锁链，

成吨成吨的头骨

放出人来

....拆解。

咆哮是幸福

你打开后背，可以看到

火，圆环，老虎，跳跃

我爸爸

出去，